

WENYILUNCONG

文艺论丛



WEN YI LUN CONG



23

上海文艺出版社

书名：《文苑》（第二辑）
作者：王蒙、苏童、余华、陈村、格非、严歌苓等
出版时间：1998年1月

文 艺 论 丛

(第二十三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 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 经销 吴昱树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625 插页 2 字数 363,000

1986 年 12 月第 1 版 198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750 册

上海市期刊登记证第 420 号 定价：2.55 元

DE67/29

目 录

- 论安娜·卡列尼娜形象 朱春荣 (1)
——兼论安娜形象的研究方法
- 试论《红与黑》的批判现实主义成就 董学文 (31)
- 资本主义社会里知识分子的哀鸣 彭思华 (48)
——比较文学研究二例
- 试论宋词繁荣的原因 钱鸿瑛 (63)
- 关于“境象”说与“意境”说 张澄襄 (81)
- 关于《哀江头》的主题思想及讽刺问题 赵晶晶 (90)
- 论淮海词 徐培均 (103)
- 金圣叹诗情录 胡征 (121)
——《沉吟楼诗选》读后
- 鲁迅论《聊斋志异》 赵南荣 (143)
- 诗情词意缘性灵 王启忠 (161)
——《红楼梦》的诗词在人物描写上的功能
- 林琴南论 李存煜 (179)
- 《女神》余论 陈永志 (199)
- 论《晨报·诗镌》诗人群 潘凯雄 (222)

西方文化的影响与“诗怪”李金发的历程	宋永毅	(237)
时代需要擂鼓诗人	白崇义	(262)
——诗人田间所走过的道路		
论《子夜》的结构艺术	史 瑶	(272)
论巴金小说创作的特色	戴 谳	(290)
透视心灵的冲突，探索感情的隐幽	花 建	(312)
——巴金小说的人物塑造论片		
在两个世界背后	王晓明	(325)
——论艾芜的艺术个性		
论吴组缃短篇小说的现实主义	方锡德	(345)
论沈从文小说艺术情境诗化特征	裴 高	(367)
阿Q与马伯乐	皇甫涛	(380)
“五四”恋爱小说试论	汪乐春	(389)
论“东北作家群”小说创作的地方特色	王培元	(410)
郭沫若散文的爱国情感及其艺术表现	卢 今	(422)
风格独特的散文诗	吴奔星	(444)
——读柯蓝的《早霞短笛》		
为长江之魂翩翩起舞	许廷钧	(456)
——评《激流》和《巴山月》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探索	向 形	(470)
聂华苓的生活和创作道路	李恺玲	(479)

论安娜·卡列尼娜形象

——兼论安娜形象的研究方法

朱春荣

俄国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是世界公认的文学珍品。这部长篇小说描绘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俄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变革、意识形态、城乡生活、家庭生活，是一部广泛反映俄国现实生活的“百科全书”。同时，小说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是世界文学中最具艺术魅力的妇女形象之一。

这部长篇小说情节发展的主要线索和基本内容是家庭问题。托尔斯泰明确指出，他在该小说中喜爱的主要思想是家庭思想。令人惊异的是，正是小说家庭思想的主要体现者安娜形象引起了苏联研究界最为持久，最为激烈的争论。

苏联学术界在安娜形象评价上的争论焦点是作家对安娜追求妇女解放和婚姻自由的行为是持否定态度还是持肯定态度。对持这两种观点的论文、专著所进行的分析表明，苏联学术界以往都仅仅停留在两种对立观点的表面上进行争论，而没有很好地深入到产生两种对立观点的不同研究方法中去。对这些论文的论证方法所进行的分析表明，从本质上讲，凡是认为作家对安

娜的生活追求持否定态度的评论者尽管政治立场、思想方法、研究流派有着很大不同，但是他们有共同的研究方法：揭示作品本身所体现的安娜形象的作家主观意图；凡持对立观点的评论者绝大多数虽然也声称是在揭示作品本身的思想倾向，实际上他们是在用他们自己的思想感情理解和解释安娜形象的意义，他们所谈的是安娜形象的客观意义。

安娜形象的作家主观意图和客观意义虽然对立，但是在其所由产生的不同研究方法或不同研究角度上都是正确的，不应构成研究者争论的对象。造成这一误会的根本原因是持第二种观点的评论者没有真正把握托尔斯泰在作品中所采用的种种艺术表现手法，从而未能领悟整部作品的思想倾向和托尔斯泰关于妇女问题的态度，也就错误地把他们对安娜形象的客观意义的认识强加给作家。

因此，如果我们能同时揭示作品所体现的安娜形象的作家主观意图和说明安娜形象的客观意义，即严格划清两者之间的界线，也就算在本质上解决了安娜形象评价上的分歧。

把握作家对安娜态度的途径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在一般情况下，作品所体现的思想倾向和作家的思想是一致的。认为作家对安娜争取妇女解放和婚姻自由持否定态度的评论者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持对立观点的评论者则往往套用作家世界观和创作方法之间可能产生矛盾的理论来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因此，关于作家对安娜持什么态度的争论实际上成了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作家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是否有矛盾的争论。所以，解决这一分歧的基础是论证

作家家庭思想和作品流露的家庭思想是一致的。

如果作品所体现的家庭思想和作家本人的家庭思想相对立，托尔斯泰决不会说他在作品中所喜爱的主要思想是家庭思想，这是不言而喻的。当《安娜·卡列尼娜》还在杂志上连载的时候，小说受到了保守派的热烈欢迎和民主阵营的冷落，归根结底就在于在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中小说的保守倾向是十分容易被人们感觉到的。涅克拉索夫还写过讽刺诗委婉地批评了托尔斯泰在小说中反对妇女解放的保守立场。由于时代的变迁，我们对托尔斯泰的家庭思想缺乏具体了解，以至于无法领会作家赋予他客观描写的作家主观意图。因此，我们应首先了解托尔斯泰的家庭思想。

家庭思想包括妇女观、婚姻观。集中表达托尔斯泰在这一方面的主要观点的文章是《论婚姻和妇女天职》(一八六八)、《给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一八七〇年三月十九日》、《我的信仰何在？》(一八八三)、《那么我们到底怎么办？》(最后一章，一八八六)、《关于驳斥〈致妇女〉一文的私人信件摘抄》(一八八六)、《〈克莱采奏鸣曲〉后记》(一八九〇)。这些文章写在一八七三——一八七七年他写作《安娜·卡列尼娜》的前后。这正好说明托尔斯泰的家庭思想是一贯的。

在这些文章中，托尔斯泰十分强调妇女的唯一作用是人类“种的蕃衍”，把妇女天职的内容规定为是“生育、哺乳、教育孩子”。托尔斯泰要求母亲对孩子具有“排他的爱”，尽可能地“抛弃个人的追求”。以此为基础，托尔斯泰认为：“人的尊严不在于具有任何品质和知识，而仅仅在于他完成自己的天职”，从这里“产生出对男人和女人的善德和恶德的评价”。托尔斯泰很强调孩子是婚姻、家庭的目的，认为夫妇忠实的良好的家庭“道德环境”对于孩子就象“生理上需要空气和温暖一样”。所以，托尔斯泰又坚

决反对夫妻离异。他说“这不符合上帝的目的”，“这破坏家庭”，而“上帝所结合的，人就不能离异”。托尔斯泰甚至还说：“一当与妻子结合，不以任何借口抛弃她，因为抛弃将导致淫乱，被抛弃的妻子将引诱别的男人而给世界带来淫乱。”他还告诫人们：“不要认为使夫妻分离的生活是天经地义的，不要使过淫乱生活的妇女阶层合法化，不要允许和赞美离婚。”等等。

当我们了解了托尔斯泰的保守家庭思想的具体内容后再来阅读作品，就会发现，托尔斯泰的上述种种观点在小说中几乎都得到了相应的艺术体现，我们过去对小说中的许多客观的艺术描写的理解和作家的意图正好相反。

我们从作品的艺术描写中知道，安娜有强烈的自己来生活的愿望，她不满足囿于家庭生活之内，幻想过当护士和国会议员，她钻研各种知识并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她追求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自由。显然，安娜本质上应是争取妇女解放的形象。根据作家的保守家庭思想来看，作家否定、反对安娜的这种生活追求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小说的全部艺术描写也证明了这一点。不过最简捷的证明莫过于作家本人对安娜的表态了。

托尔斯泰对安娜评价的间接表态体现在他对他三位老朋友的评论的肯定上。斯特拉霍夫在《安娜·卡列尼娜》创作期间同托尔斯泰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最后还协助托尔斯泰为出版小说单行本参加了修改工作。他在小说创作、连载期间就写信给托尔斯泰谈他的看法。对他的看法托尔斯泰常常表示赞同、肯定或“难以形容地高兴”。从一八七五年到一八八三年，斯特拉霍夫在评论中反复肯定安娜心灵的“敏感和美好”的同时都强调了作品的艺术描写表明“她犯了错误”，说托尔斯泰“毫无恻隐之心”，在安娜死的那时刻里也不宽恕她，认为作家“准确而十分明显地描写了这种不服从最高法则，精神上无所约束的激情的肮脏”。

费特在自己的文章中则在明确指出托尔斯泰在为安娜创造了不受人们指责的种种有利条件的同时“既不故意也不近视地回避任何一个对已婚妇女非常不利的条件。卡列尼娜有一个儿子，这就足以把她的妇女解放引向荒谬”。一八七七年九月二日托尔斯泰看到这篇化名文章后写信给费特说：“我完完全全地赞同它。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对自己思想的分析，在这分析中我的一切思想、看法、感情、内心意图都得到了正确理解并恰到好处。”当然，托尔斯泰也肯定了费特说他反对妇女解放的结论。

托尔斯泰关于小说题词“申冤在我，我必报应”的解释是对安娜的直接表态。一九〇六年沃洛格达两位中学生向托尔斯泰询问小说题词的含义并对它作了这样的解释：“题词的含义是破坏道德法则的将受惩罚。”托尔斯泰写信回答说：“你们是对的。”一九〇七年托尔斯泰在回答题词含义时说：“是啊，题得巧妙，非常巧妙。但是我应当重申，我选择这个题词的用意很简单，就象我已经解释的那样，是为了表达这个思想，人做了坏事，其结果就要尝到不是来自人们而是来自上帝的全部痛苦，安娜·卡列尼娜自身就尝到了痛苦。”

这样，我们从托尔斯泰对安娜的间接表态和直接表态中清楚地看到：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形象是争取妇女解放的形象，但是作家否定了她的生活追求。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表达作家思想方面政论文和文学作品之间的质的差别。前者是用概括的、明确的语言直接表达思想的；后者则是通过种种艺术手法让思想流露在艺术形象中。《安娜·卡列尼娜》就是这样的文学作品，如果我们把握不住作家的艺术表现手法，就不能正确领会作品的思想倾向。

托尔斯泰之所以欣赏这部广阔自由的长篇小说，是因为他

在小说中能够毫无拘束地表达他对当时重大社会问题的态度，其中当然包括他对妇女问题的态度。作为艺术家，托尔斯泰又认为作家在小说中的思想、对事物的评价应该既隐蔽而又有流露。作家在小说中极力避免对所描写的事物进行直接评判，尽可能地通过人物的内心斗争、人物形象的发展趋势、人物之间的对照、各种客观描写的内在联系来流露自己的态度。这样，只要我们在某一方面稍有疏忽，就会错误理解小说的客观描写。例如，我们往往认为在关于列文忏悔的描写中作家揭露了宗教的荒谬和虚伪。但是，托尔斯泰却自己明确承认，他“站在祭司一边，完全不在列文一边”。根据列文的整个精神探索，我们会发现，原来这段描写是作家为以后列文重新皈依基督教所作的铺垫，暗示列文不信教是不对的。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由于我们的立场、观点、思想方法和托尔斯泰不同或乃至对立，对作品中的某些具体艺术描写的理解就如同作家发生分歧。我国不少评论家看到关于安娜追求爱情自由和向往社会事业的描写就认为托尔斯泰歌颂了安娜对爱情的执著追求，这就混淆了我们和托尔斯泰两者之间的界线。

托尔斯泰对安娜的态度之所以不被有些评论家了解，作家把安娜性格塑造得很复杂也是其中一个原因。托尔斯泰认为人是流动的，不是不变的，每一个人都善恶兼备，善与恶在不断地斗争。基于对人的这种看法，托尔斯泰认为只有描写人的善恶斗争才是真实的，人物形象才具有艺术魅力，才能起到劝恶从善的作用。《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主要人物无不具有双重性格并在优点和弱点之间进行斗争。因此，我们在确定作家对安娜的态度时，不应当单纯地看到她具有哪些优点，应当看到善恶斗争的发展趋势。而提到这种善恶斗争时，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作家的善恶标准。对儿子的爱是大家一致公认的安娜的主要优点

之一。那么，作家是让安娜用母爱战胜对自身爱情的追求呢，还是或者相反呢？小说表明，安娜对渥伦斯基产生爱情之时，便是她神圣母爱开始衰退之日，最后她彻底抛弃了儿子。这就体现了作家对安娜生活追求的否定。

事实上，把小说中各人物组合成一部完整作品的东西确实就是托尔斯泰所说的作家“对事物的独特的道德态度的统一”。在苏联学术界列文是一致公认的小说的正面主人公形象，是作家本人对人生意义探索的体现；杜丽和吉提是几乎一致公认的作家理想妇女形象，是作家家庭思想的正面体现；奥布浪斯基则是公认的小说的否定形象。因此，把安娜的家庭思想和他们四人的家庭思想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到，安娜的家庭思想，即她对待家庭的自由态度和把爱情看作是生活的主要内容甚至是生命本身的思想，是和列文、杜丽和吉提根本对立的，而和奥布浪斯基比较接近，虽然安娜没有奥布浪斯基那套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一种错误的理论，追求爱情幸福的方式也不相同。安娜和他们四人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十分清楚的。只要我们用作家肯定列文、杜丽和吉提的家庭思想来衡量安娜的行为，就势必得出作家对安娜的生活追求持否定态度的结论。只要我们肯定安娜争取爱情自由和妇女解放的行动，那就必然否定杜丽的生活道路，必然肯定奥布浪斯基关于没有爱情的生活不算生活（第二部第十四节）和离婚自由（第四部第二十一、二十二节）的理论，而这显然不符合作家和小说的原意。

托尔斯泰关于安娜内心斗争的心理描写是人们倍加赞颂的。但是却没有人指出过，这种内心斗争是作家把塑造丰富形象和既要隐蔽而又要流露自己思想倾向统一成整体的艺术手段。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形象之所以丰富、生动，她的丰富的心理活动是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作家借助安娜的内心斗争表达

了对安娜的评价。安娜内心斗争的一方是安娜自身所要求的冲破传统道德的束缚、追求婚姻自由的自发力量，另一方是托尔斯泰式的妇女天职观和夫妻不可离异的封建婚姻道德意识的力量。由于安娜的性格特点之一是真诚，她对自己的否定是真诚的。作家正是通过安娜在违背妇女天职后所受到的道德上的自我折磨流露出了对安娜的生活追求所持的否定态度。根据托尔斯泰的道德标准，妇女不尽天职和不忠于丈夫就是罪恶和堕落，他深恶痛绝的斥责培脱西集团的贵族妇女只是些高级妓女（第二部第四节）。如果我们注意到了作家对丽莎·墨卡洛娃等人故意好坏不分、善恶不辨的谴责（第三部第十七节），那末就会领悟托尔斯泰让安娜进行“肉体和良心之间的斗争”的用意是为了肯定安娜对自己违背妇女天职的行为的否定。这样，安娜也就高出于象墨卡洛娃这类道德意识泯灭、醉生梦死的贵族妇女。作家的这种肯定正是为了否定安娜的生活追求。

安娜和渥伦斯基、卡列宁形象在小说创作过程中发生过重大的变动。随着作品的修改，原来是肯定人物的卡列宁、渥伦斯基逐渐变为否定性形象；安娜由一开始的虽有一定的女性魅力但容貌不扬而变成容貌美丽、风度高雅、人人见了人人爱的女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有的评论家所说的安娜形象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否定性形象变成了肯定性形象。托尔斯泰强调评价妇女善德恶德的标准不是她们的容貌、学识及其他品质，而是理解、完成妇女天职的情况，其核心是对孩子无私的母爱。小说经过改动后，安娜虽然容貌变得妩媚动人，风度高雅出众，但是决定安娜形象性质的生活追求没有丝毫改变：觉醒了的爱情冲破了托尔斯泰式的妇女天职观的束缚，为了追求本应弃绝的个人爱情幸福而不忠于丈夫、抛弃儿子及破坏神圣的家庭，最后因不切实际的爱情得不到满足而自杀。

很显然，三位主要人物形象的变动并不能表明作家对安娜态度的变化，而只能表明托尔斯泰对文学作品艺术性的重视：把一部本来平庸的小说加工成艺术珍品。经过这样的改动，这三位人物之间的关系更符合生活逻辑和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卡列宁如果很优秀，安娜不爱他，肉欲的原因就显得过于明显，安娜就不能处于令人同情的地位而失去一定的艺术魅力。如果卡列宁太坏，安娜在结婚九年之后才爱情觉醒也不太合情合理。在作家看来，渥伦斯基太好，就不该追求有夫之妇去破坏别人的家庭，他不好，也就不值得安娜为他抛弃自己的贞洁、儿子和上流社会。这样，安娜形象所体现的伦理关系具有更普遍、更深刻的意义。

更重要的是，托尔斯泰赋予安娜以优秀秉赋更突出了安娜的悲剧性格和小说的悲剧冲突。很难想象，容貌丑陋、天赋不高、道德堕落的女人的毁灭会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和引起读者的思索。

《安娜·卡列尼娜》结构上的最大特点就是双情节线索的平行发展。列文一吉提这一线索是作家世界观的正面体现，正好与安娜一渥伦斯基这一线索形成明显的对照。这种对照体现在安娜形象发展的下降趋势和列文、吉提和杜丽形象发展的上升趋势中。安娜由于违抗天命、不尽天职、追求肉体幸福而使自己道德水准逐渐下降，在接待所有年轻人时极尽施展全部魅力来唤醒他们的爱情之能事（第七部第十二节），毫无理由地猜疑、嫉妒，处于精神危机的不安状态之中。列文、吉提和杜丽由于顺天知命终于摆脱了失败者的痛苦，追求到了或品尝到了精神生活的甘甜。如果我们能够仔细品评作家在这种对照描写中所洋溢的两种不同的感情色彩，就更能清楚地看到作家对安娜偏离妇女天职的行为的否定态度了。这是形象可见的。这种对照还体现在具体艺术描写之间的内在逻辑之中。

列文形象的意义远不局限于家庭思想，最重要的在于他的精神探索。作家之所以不能让小说结束于安娜之死，首先是为了使列文的精神探索得出一定的结论，从而明显流露自己对各种重大社会问题的总的态度，从而让读者用作家明确肯定的列文的探索结果来认识小说整体描写所体现的作家主观意图，把读者从艺术审美活动引向对人物形象作出评价的抽象思维活动，为读者提供把握作品思想倾向的一把尺子。

列文最后在“为灵魂、为上帝而生活”的宗法农民思想的启发下领悟到：人不应追求个人利益，家庭幸福不是幸福之真正所在，善是生活本身；人不应满足个人欲望而生活，只有精神生活才是人所值得过的生活；生存竞争的法则也是错误的，只有爱人如己的法则才是正确的；人类的出路在于信奉基督教教义，其核心就是否定肉体生活，追求精神生活。用这把尺子来衡量安娜，作家所持的否定态度是再也明显不过的了。

但是，文学作品毕竟是作家表达他对生活的态度的一种手段。尽管托尔斯泰想在作品中隐蔽自己的观点，但这不是目的，而是艺术手段，目的还在通过艺术描写流露自己的思想、道德观点。所以，在如此庞大的作品中，作家偶尔过于明显地流露出自己的感情和态度是在所难免的。我们知道，托尔斯泰曾经指出，第二部第十一节安娜和渥伦斯基发生两性关系的描写是小说的基石之一。作家的描写过于明显地暗示了他们之间的肉欲关系，把它比喻为残暴的凶手撕裂、切碎尸体。以后，作家又让安娜指出，渥伦斯基他们一类人“都喜欢那种肉体的快乐”（第四部第三节）。还有，在第二部第二十二节中，作家关于谢辽沙是判断他们的行为是否正确的罗盘的比喻根本不能属于客观的艺术描写，纯粹是作家的主观抒情，直接道出了作家对安娜生活追求的否定。

这样，我们从作家的家庭思想、整部小说的总的思想倾向、作家的具体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简要地论证了托尔斯泰对安娜生活追求所持的否定态度，论证了作家思想和作品思想倾向的一致性。在这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最概括地叙述作品本身所体现的、即作家主观意图中的安娜形象。

作家主观意图中的安娜形象

经过农奴制改革以后，资本主义在俄国得到了迅速发展。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变革，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影响、冲击着俄国封建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在英国争取妇女解放、男女法律平等和自由恋爱的思想、风气的影响下，妇女问题成了六、七十年代俄国社会的重大问题之一。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安娜在与渥伦斯基邂逅后就无意恪守妇女天职，开始追求个人的爱情幸福。

安娜是在父母早丧、听凭姑母作主的情况下嫁给卡列宁的。出于婚姻的义务，她曾作过爱丈夫的努力，但实在爱不起来，于是她就爱儿子。表面上她和丈夫、儿子过着和睦幸福的家庭生活，实际上安娜是在以道德力量压抑着爱情的追求，只是由于她是莉蒂娅社交团体的成员，尚未遇到值得她所爱的男子。

与渥伦斯基邂逅之后，安娜的爱情觉醒了。安娜经历了传统道德和自发感情之间的斗争后，终于冲破了道德力量的束缚。她再也不能容忍莉蒂娅集团的那种“养老院”式的生活，为了能与渥伦斯基会面，她开始转向一手抓住宫廷以免堕落为娼妓的培脱西集团。而培脱西集团中的那种蔑视道德、蔑视家庭的堕落生活又促进了安娜和渥伦斯基的恋爱关系，安娜开始过不正常的一妻二夫的生活。安娜的爱情得到了满足，她是幸福的。但

是，她天性真诚，又不愿象其他同类贵族妇女那样生活在三角关系的虚伪境地中。安娜自身的传统的道德意识使她一开始下不了决心抛弃家庭。母爱是妇女的天性，安娜不忍抛弃儿子。她既想获得渥伦斯基的爱情，又不牺牲对儿子的爱，希望两全其美。

在与渥伦斯基公开同居之前，安娜良心上的自我谴责和道德上的自我否定还是很强烈的，这除了表现在她未能抛弃儿子出走外，还表现在她强烈意识到这种虚伪处境是她造成的，并为此而痛苦，希望在分娩时死去以摆脱这种虚伪处境。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安娜在病危时向卡列宁作了真诚的忏悔，请求卡列宁宽恕她和渥伦斯基。安娜的真诚忏悔唤醒了卡列宁的宗教感情。他战胜了世俗的嫉妒和憎恨，宽恕了他们。安娜的忏悔和病危，卡列宁的不幸和宽容精神，使渥伦斯基的内心受到极大冲击，于是他开枪自杀。

然而，安娜的忏悔和渥伦斯基的自杀都不是灵魂(人生观)的觉醒，而是在外力参与下促成的，是不巩固的。所以，一当他们身体得到康复，肉体的人又战胜了精神的人。安娜追求个人爱情幸福的自发力量现在一下子战胜了她的传统道德意识的力量。安娜终于抛弃了家庭和心爱的儿子，跟渥伦斯基公开结合并随他出国旅游，尽情地享受自己的幸福去了。安娜性格中的最大优点母爱让位给对自己和对渥伦斯基的爱了。托尔斯泰出于反对婚姻自由、反对“妇女同丈夫结合和离异随其所好”的目的，为了以后突出安娜悲剧的内在因素，他一方面让奥布浪斯基成功地劝说卡列宁同意离婚，另一方面又让安娜认为离婚不离婚对她的命运同样无关紧要而拒绝离婚。这样，托尔斯泰就把安娜永远置于虚伪的地位上，让她和渥伦斯基的关系同其他贵族妇女和情夫的通奸关系具有相同的性质。